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复辟的形形色色 ……溥　仪（1）

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其内幕……叶恭绰（32）

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 ……朱启钤（60）

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 ……章士钊（63）

刘建藩零陵独立前后……仇　鳌（72）

一九一八年北洋军对湘作战经过 ……张联棻（91）

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 ……刘振生（108）

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 ……刘冰天（115）

我所了解的段祺瑞 ……邓汉祥（122）

谈袁克定 ……恽宝惠（139）

醇亲王府的生活 ……溥　杰（143）

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一) ……王芸生　曹谷冰（208）

附注

对《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的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第二七三页

China

复辟的形形色色*

溥　儀

一　在袁世凯时代

幼年时代，在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候可以遇到这种奇异的現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时是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或者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們把这种現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在我的回忆中，"响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軍乐演奏。

"袁世凯吃飯了。"在我身旁的总管太监张謙和有一次告訴我："袁世凯吃飯的时候还奏乐，比皇上还神气！"

张謙和的光嘴巴报得扁扁的，脸上带着忿忿然的神情。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已經能够从他的詞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在当时的年岁上，我可以从"响城"的各种音响上想象传說中的街道是什么样，叫卖的小販如何站在我想象出的舞台上表演他的嗓音，大兵們又如何想用歌声压过小販的叫卖……。它把我带进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城廂生活的图画，也把我引入恥辱难忍的想象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桌上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羣的人伺候他，給他奏

---

* 編者注：这是作者所写长篇稿件《我的前半生》中的一章。

乐、搧扇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使我想象的翅膀飞得更高；陈老师（陈宝琛）给我讲的同治"中兴"、康乾盛世等等景象是构成想象的主要材料。这种音响不是我站在养心殿的窗洗里面是在毓庆宫从老师的嘴里听来的。那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話說，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旧臣們的話說，就是"光复旧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①，也并不終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謀"②，可以說从頒布退位詔起到伪"滿洲国"成立止，沒有一天停頓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心灵的指导去活动。在我童年时期給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們，在他們的背后自然还有內务府大臣們和由內务府大臣让續得民国总統同意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們这样称呼我的父亲，我也这样称呼他）。这些謹慎而稳重的人的內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漸地明白，实現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們身上，連他們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說来滑稽，但是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統治天下的新貴們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个理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忿忿之声的袁世凱大总統。

照我的理解，这种幻想是从袁世凱为隆裕太后治丧开始的。在那些日子里，宮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致連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

---

① 丁巳事件即一九一七年的张勳复辟。

② 甲子阴謀是一九二四年故宮博物院将金梁、康有为等活动复辟的文件印行出版，书名《甲子复辟阴謀文証》。

China

詫异。太后在世时，宫里总是阴阴郁郁的，好象祸事随时都会降临的样子。每天我向太后請安时，常看見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見成羣的太监在搬动体云殿的自鳴鐘和大瓶之类的陈設。张謙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

"这是太后叫往頤和园搬的。到了頤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

大批太监逃亡的事跟着发生了。因为太监們紛紛传說，到了頤和园，一包围，全都活不成了。张謙和也成天叨念这些事，免不了又露出忿忿然的神色說："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到哪儿保駕，决不象那些胆小鬼！"不过我还記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帳外替我唸书① 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了。

民國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在阳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一落座，一反常态，不去拿硃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然后說：

"明天阳曆元旦，民国要来人給皇上拜年。是他們那个大总統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記得了，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現。他告訴我，这次接見民国的贺官，采用的是召見外臣之礼。我也用不着說話，内务府大臣紹英就全代办了，我只坐在乾清宫龙书案后头宝座上看着便是。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了金龙袍褂，戴上珠頂冠，掛了朝珠，穩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两側站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帶刀的御前侍卫們。总統派来的贺官是朱启鈐，他一进殿，在門口那里向我鞠了一个躬，向前又鞠了一躬，走到我的台前又深深

① 为了帮我記忆，太后規定：每天在我起床前，由张謙和替我把昨天念的书朗誦一遍。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鞠了一躬，然后朗誦"大中华民国大总統敬向大清皇帝問好，……"的賀詞。內务府大臣紹英走到我的台上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黃絹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給他，他站在台上向朱启鈐念了一遍，又跪着交还給我。朱启鈐又向我鞠躬后退，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我就发現了气氛的变化：首先是我的臥室床旁又出現了张謙和的朗朗唸书声，其次是毓庆宮里陈师傅对我微笑着捻那乱成一团的白胡子，搖头晃脑地說："优待条件，載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訊，連他总統也不能等閑視之。"

过了阴曆元旦，不久，到了我的生日（正月十四日，因为和道光皇帝的忌辰是一天，改为十三日）。这天，大总統袁世凱又派了专使到乾清宮向我致賀詞，于是在民国元年間几乎已經消声匿迹的"王公大臣"們，又穿上了蟒袍补褂，紅頂花翎，出現在神武門前和紫禁城內。……在民国元年間到宮里来的大多数在进城前穿着便服，进了城才換上袍掛，頂戴花翎。……現在他們經过阳曆元旦一場演出的启示，又敢于明目张胆地穿戴齐全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落日城中繁华气象的，是隆裕太后的寿日和其后那些天。隆裕寿日是三月十五日，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日的那天，袁世凱派了秘书长梁士詒又来致賀，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統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袁世凱另又派国务卿赵秉鈞率領了全体国务員以外国使节之礼来祝賀。隆裕去世后，袁世凱的举动更加动人：他自己臂纏黑紗致哀，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員服丧二十七天，又出动了全体国务員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謂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議員吳景濂主祭；軍界举行了所謂全国陆軍哀悼大会，領衔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将軍段祺瑞。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我看見了夾杂在玄色袍掛中的民国

China

大礼服，看見陈师傅下巴的白胡子团得更乱，父亲脑后的花翎更加跳动，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让他們感到新的希望的还有另一个因素，是太傅徐世昌也从青島赶来了，接受了清室赏戴双眼花翎。徐世昌在頒布退位后带着一根辫子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島当寓公，起了一个含意双关的别号"东海"。他这次出現的意义，我在下文中还要談到。

隆裕的丧事未办完，南方发起了討袁运动，即所謂的二次革命；不多天，这次战爭就以袁世凱的胜利而結束。袁世凱接着用軍警包围国会，強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統后，給我写了一个报告：

"大清皇帝陛下：中华民国大总統謹致书大清皇帝陛下，茲于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統治权公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团体，命袁世凱以全权組織临时共和政府，合汉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經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統。受任以来，兢惴于茲，深虞隕越。今幸內乱已平，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經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統。国权实行統一，友邦皆已承認，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躋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讓之盛軌而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茲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摯。維有藎督国民，革新郅治，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九日　　袁世凱"

由于这一連串的現象，遺老們中間便起了各种議論。

"袁世凱究竟是不是曹操？"

"項城当年和徐溝段說过对民軍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徐溝段

才答应退位的主意。也許这就是智取?"

"我早說那个优待条件里的辞位的辞字有意思。为什么不用退位逊位,袁宮保单要改成个辞位呢? 辞者,暫别之謂也。"

"大总統[illegible]說办共和,办的怎样。既然是办,就是試行的意思。"

不管怎样猜測,遺老們有不少人反正是越来越兴奋了。这年冬天,在光緒和隆裕奉安的时候,梁格庄的灵棚里演出了一出活剧。主演的是那位最善表情的梁鼎芬,那时他还未到宮中当我的师傅;配角是另一自命孤臣的劳乃宣,是宣統三年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大臣,辛亥后也躲到青島,在德国人专为收藏这流人物而設的"尊孔文社"主持社务。在这出戏里被当作小丑来捉弄的是前清的山东巡撫,袁政府里的国务員孙宝琦,这时他刚当上外交总长(他父亲孙詒經被遺老們視为同光时代的名臣之一)。那天这一批国务員由赵秉鈞率領来致祭,在致祭前赵秉鈞是先脫下大礼服,換上清朝素袍褂行三跪九叩的礼。这又給孤臣孽子梁鼎芬覚出了气候,也不知怎么回事,在那些沒带清朝袍褂来的国务員之中,叫他一眼看中了孙宝琦。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的国务員的面前,指着鼻子問:

"你是誰? 你是哪国人?"

孙宝琦給这位老朋友問怔着了,旁边的人也都轉过头来向这边。梁鼎芬接着更提高嗓門說下去:

"你忘了你是孙詒經的儿子! 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見先帝先后,你有廉恥嗎? 你——是个什么东西!"

"罵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們倆一唱

China

一帮，引过来一大幕人，把这三个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連忙說：

“不錯，不錯，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梁师傅后来給我描繪得有声有色。这个故事和后来的“結庐守松”和“正颜退刺客”，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事迹，講了不知多少次，而且越講情节越完整，故事越富于传奇性。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让孤臣孽子兴奋的事情越加多了。袁世凱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設立清史館，擢用前清旧臣等等举动，令人眼花繚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館館长，陈师傅称之为貳臣，他自己却自言自語地宣称道：“我是清朝官，我編清朝史，我吃清朝飯，我做清朝事。”当局也不为怪。于是那位給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写出了正續两篇«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該“还政于清”了。他写了信給徐世昌让徐代向袁世凱去游說。这时清室太保徐世昌同时又成了民国政府的国务卿。徐把劳乃宣的文章給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給劳乃宣，让他到北京作参議。这样一来，又有了一位前清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館书»，一位国史館协修朱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講，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說在这个复辟年里，連四川一个綽号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綠呢大轎，儼然以遺老自居，要投复辟之机了。

紫禁城里搬家的事根本不提了。謹慎稳健的内务府大臣世續为了把事情弄牢靠些，找了他的把兄弟袁世凱一次。袁說：

“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还是应付南边的嗎？太庙在城里，皇上怎么好搬？再說皇宫除了皇上住，能叫誰住？”

这是很久以后在内务府作过事的一位遺少告訴我的。当时世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續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談这类事情，要談的也要經过陈师傅。照师傅当时的說法，"看样子他們总統，倒象是优待大清的。优待条件本在盟府，为各国所承認的。……"

师傅的話，好象总是沒有說完全。現在回想起来，这正是頗有見地的"慎重态度"，和紫禁城外的劳乃宣那些遺老比起来，紫禁城里在这段时期所表現的乐观确实是謹慎而有保留的。袁世凱的种种举动——从公开的不忘隆裕"在天之灵"到認定"皇上"不能离开皇宮和太庙，这固然給了紫禁城的人不少幻想，但是紫禁城从"袁宮保"这里所看到的也就只限于此，所生的幻想也还是一相情愿的多。何况在醇王兄弟們心里更不相信袁世凱会捐弃旧嫌，因此，紫禁城就不能表示出太多的兴奋。后来不久，当复辟年到了年底，北京开始变风头的时候，事实証明这种"审慎"的态度更是完全必要的了。

风头的变換，是由一个肅政史提出要追查复辟传聞开的头。袁世凱把这一案批交民政部"查明办理"，接着演講过还政于清的宋育仁被步軍統領衙門(等于警备司令部)递解回籍。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不少人恐慌了，劝进文章和还政于清的言論都不見了。在青島正准备来京赴任的劳乃宣也不敢来了。但这时人們还有些惶惑不解，因为袁世凱在查办复辟的民政部呈文上又批上了"严禁复辟謠言，既往不究"这种奇怪的話。而宋育仁的递解也很别致：袁世凱送了他三千块大洋，一路上又大受各衙門的酒宴欢送，叫人弄不清宋育仁到底是受罰还是受奖。一直到民国四年，总統府的美国顧問古德諾发表了一篇說是共和制不适中国国情的文章，繼而又有筹安会出現主张推袁世凱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这才扫清了滿天疑云，使人們明白了袁世凱要复的什么辟。

China

事情已經清楚，而紫禁城的恐怖和憤激也一齐发生了。我从响城中听見袁世凱乐队奏乐，就是在这时候。那几天，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三殿，辛亥后屬民国所有）进行油繕，在养心殿院子里可以看見油繕工的脚手架，张謙和告訴我，那是袁世凱要在三大殿登极。

不論是誰，只要在院子里行走，都要关心地向那边张望一下，想看出附近工程进行的情况，好象自己的命运就决定在工程的結束上似的。太妃們每天都要燒香拜佛，求大清的护国神"协天大帝关圣帝君"的保佑。仪仗是忙不迭地让溥伦搬走了，玉璽因为是滿汉合璧的，并不合乎袁世凱的需要（历史上出名的和氏璧在清朝不用作玉璽，而是当做古董玩賞了），倒是一块也沒有拿去。事实上如果袁世凱說一声全要，交泰殿的所有"御璽"也会乖乖地交出去，因为太妃她們早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这种空气的重压，特别可以从太监們的神色上感覚出来。早晨我臥室內的背书声不用說又低沉了，御前小太监們也常常交头接耳，有时竟神不守舍地传說着：

"太和殿油漆完了！"

毓庆宮有了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师傅們对毓崇特别和气，沒有人再拿他当"伯禽"来看待。毓崇在太妃那里也成了紅人，常常被叫进去賞賜些鼻烟壺、搬指之类的玩艺儿。当我說話一提到袁世凱，师傅就向我递眼色，我就赶紧改嘴，以免让毓崇听見传到他父亲溥伦耳朵里去。

有一天，毓崇又高高兴兴地应召到太妃那里去了，陈宝琛待見窗外已經沒有他的影子，从怀里拿出了一张紙条，秘密地对我說：

"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

我拿过来，看見这一行字：

China

"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

他解释說，这是說我的仇人袁世凱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我，是个吉卦。他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結果一切都是吉利的，說我可大大放心。这位老夫子为了我的命运原来把原始社会的一切算命办法都用过了。我因此大受感动，也大受安慰。陈老师傅还摆头摆脑地說：

"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憝的袁世凱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終；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載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認，袁世凱焉能为疾于我乎？"

为了"不我能疾"和保住优待条件，师傅、王爷和內务府大臣們除卜卦之外所进行的活动，他們虽沒有告訴我，我也知道了。他們和袁世凱談了一笔交易，总起来說，就是由清室表示拥护袁皇帝，袁皇帝承認优待条件。內务府給袁一个正式公文說："現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統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計，作长治久安之謀，凡我皇室，极表贊成。"这个文換回来袁世凱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語："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論何时断乎不許变更，应当列入宪法。袁世凱乙卯孟冬。"

这两个文件的內容，后来都見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大总統令"中。这个令发表的一个月前，我父亲日記里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十月初十日（即阳曆十一月十六日）：上門（意为到紫禁城）偕世太傅見四皇貴妃，禀商皇室与袁大总統結亲事宜，均承認可，命即引一切云。在內观看秘件，告安，一切如恆云云。"

所謂秘件，就是袁世凱在优待条件上手写的跋語。所謂亲事，

China

是袁世凯叫江朝宗向我父亲同世續提出的，太妃們心里不愿意，可是也不得不从。其結果，自然优待条件沒列入宪法，我也沒当上袁家的女婿，因为袁世凯作了八十几天的皇帝就下了台，不久也就气死了。

二 丁巳复辟

袁世凯去世的那天，消息一传进紫禁城，人人都象遇見了大喜事。太监們奔走相告，太妃們去"护国神协天大帝关圣帝君"象前燒香，毓庆宫无形中停了一天課。……

接着紫禁城中就听見了一种新的"响城"声：

"袁世凯失敗，就在动了鳩占鵲巢之念。"

"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

"袁世凯与拿破仑三世不同，他并不如拿氏有祖蔭可恃。"

"叫姓袁的当皇帝，还不如物归旧主呢。"

……

这些声音，和师傅們說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的話形成共鳴。

我的思想感情这时和头几年已大有不同了。这年之初，我刚在奕劻謚法問題上表現了"成績"，这时候，我又对报紙发生了兴趣。

袁世凯死了不多天之后，报上有了"宗社党起事未成"，"滿蒙匪势猖獗"的消息。这是肃亲王善耆这些人所謂勤王年的活动起来了。当初公开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伟、升允、鉄良被称作四个申包胥的，哭秦庭都沒成功，后来除了鉄良躲到天津的外国租界，其余的都住在日本租界地旅順、大連，仍然通过手下的日本

China

浪人勾結日本的軍閥財閥，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其中最活跃的是善耆，在他任民政部尚书任上，他的警政顾問的川島浪速跟他在一起，給他跑合拉縴。日本前主大仓喜八郎男爵給他拿出活动費一百万日圓。日本軍人有森、土井等人給他招募滿蒙武装，編練軍队，居然也有了好几千人。袁世凱一死，就鬧起来了。其中有一支由蒙古人巴布扎布率領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最后以巴布扎布本人被部下刺杀告終結。在鬧的最凶的那些天，有一个很奇怪的現象，"勤王軍"和民国的軍队在滿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正打得热鬧，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賀往来，应酬不絕。紫禁城从袁世凱死后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們失敗的影响。

袁死后，黎元洪繼任总統，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紫禁城派了那个曾向袁世凱劝进过的溥伦前去祝賀，黎派了代表来答謝。民国政府又把袁世凱要去的皇帝仪仗送回到紫禁城。元旦和我生日，大总統的祇官和民国的大官又来祝賀。我父亲也向黎总統、段总理贈送饈饌。內务府比以前忙多了。拟旨賜謚法，賞朝馬、二人肩舆、花翎頂戴，委授什么南书房行走、乾清門各等侍卫，带領秀女供太妃挑选，也偷偷地收留下优待条件所禁止的新太监。当然还有我所无从了解的多种交际应酬，由个别的私宴到对国会議員們的公宴。……

总之紫禁城又活跃起来了。到丁巳年(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张勳进宮請安这天，就开始出現了高潮。

在这以前，我亲自召見請安的人还不多，也大都限于滿族。我每天的活动除了到毓庆宮念书，在养心殿看看报，其余大部分时間

China

还是遊戏。我看見神武門那边翎頂袍褂多起来了，覚着高兴；听說勤王軍发动了，尤其兴奋，而勤王軍消灭了，也感到洩气。但总的說来，我也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忘掉。听說肃亲王逃亡旅大，消息不明，未免給他担心，可是一看見駱駝打噴嚏很好玩，肃亲王的安危就扔到脑后去了。既然有"王爷"和师傅大臣們在，我又何必操那么多的心呢？到了事情由师傅告訴我的时候，那一准是一切都商議妥貼了。

新授的"太保"陈宝琛和刚到紫禁城不久的"毓庆宮行走"梁鼎芬两位师傅一齐走进了毓庆宮，不落座就由陈师傅先开口："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有大臣来給皇上請安。一会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請示的。"

"誰呀？"

"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撫张勳。"

"张勳？是那个不剪辮子的宣武軍张勳嗎？"

"正是，正是，"梁鼎芬贊許地点头，"皇上記性真好，正是那个张勳。"梁师傅向来不錯过頌揚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正在写我的起居注。其实我并沒有什么好記忆，只不过前不久才听师傅們說起这个张勳的故事。自从民国以来，张勳和他的軍队一直保留着辮子。袁世凱在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以辮子兵攻陷南京而大功告成。辮子兵在南京大搶大燒，誤伤了日本領事館的人，激起日本人的抗議，辮帅赶忙到日本領事面前陪礼道歉，賠償一切損失，才算了事。这些事是我后来从报上看到的。当时从师傅口中只知道这位旧臣的"忠勇"，知道了他在隆裕死后通电弔唁称为"国丧"，还說了"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的話。袁世凱死了不久，报上登过张勳的一封公电，我也記得，这件公电說的是徐州的

China

督軍会議对时局的态度，头一条是"尊重优待清室各条"。总之，我相信他是个忠臣，愿意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

按清朝規矩，皇帝召見大臣时，无关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凡是召見外来的不經常見的人的时候，师傅总要先教导一番，告訴我要說些什么話。这次陈师傅用特别訒眞的神气告訴我，要夸贊张勳的忠心，叫我記住他現在是长江巡閱使，有六十营的軍队在徐州、兗州一带，可以問問他徐、兗和軍队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对他很关心。末了，陈师傅再三嘱咐說：

"张勳免不了要夸贊皇上，皇上切記，一定要以謙逊答之，这就是示以圣德。"

"滿招損，謙受益。"梁师傅又补充說，

"越謙逊，越是圣明。上次陆荣廷覲見天顏，就称頌圣德。……"

陆荣廷是两广巡閱使，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賞賜紫禁城騎馬的民国将領。两个月前他来北京会晤段祺瑞，不知为什么，他到宮里来給我請了安，又报効崇陵植树一万元。在回养心殿的轎里，我忽然想起了那次陆荣廷覲見时师傅們的神色和对我的諄諄教誨，是和这次一样的。那次陆荣廷的出現，好象是紫禁城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內务府和师傅們安排了不同平常的賞賜，有我写的所謂御笔福寿字各一张和对联一副，有无量寿金佛一龕，三鑲玉如意一柄，玉陈設二件和尺头四件。陆荣廷走后来了一封信請世續"代奏叩謝天恩"。从那时起，"南陆北张"就成了上自师傅下至太监常提的話头。张謙和就說过："有了南陆北张两位忠臣，大清有望了。"

在轎子里，我根据太监給我买的那些各种石印画报中就去設想张勳的模样，到下轎的时候，他在我脑子里也沒成型。进养心殿不久，他就来了，我坐在宝座上，他跪在我面前磕了头。

"臣张勳跪請皇上圣安……"

我按着陈师傅的教导，問了他徐、兗地方和他的军队情形。问的目的也不是眞想得到什么答案，他說了些什么，我也沒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象貌多少有点失望，张勳穿一件紗袍褂，黑紅脸，两道浓眉，胖呼呼的，看他似乎太短的脖子就覚得不理想，如果他沒有胡子，倒象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也注意到他的辮子，的确有一条。

后来他的話轉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料，他見我問了他許多的事，他果然对我恭維起来了。

他說："皇上眞是天庇聪明！"

我說："我差得很远，我年青，知道的事也少。"

他說："那么，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齡踐祚六岁登基呀！"

我說："我哪敢比圣祖，那我可差的太多太多了。……"

这次召見并不比一般的时間长，他也不过坐了五、六分鈡就走了。我覚得他有点硬轉(音踐 Zhuǎi)文，显得比师傅們粗鲁，大概不会比得上曾国藩，也就覚不到特别高兴。可是，第二天陈宝琛、梁鼎芬見了我，笑嘻嘻地說张勳夸我聪明謙逊，我听了这話，又得起意来了。至于张勳为什么要来請安，师傅們为什么显得比陆荣廷来的那次更高兴，内务府准备的賞賜为什么比对陆更丰富，太妃們为什么还賞賜了酒席等等，这些問題，我連想也沒有想到。

过了半个月，阴曆五月十三这天，又是在毓庆宮，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师傅一齐出現，面色都十分庄严，还是陈师傅先开口：

"张勳一早就来了……"

"他又請安来啦？"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